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錄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許浚

羣臣揣測宦官意指遂共議建儲其為碌碌因入鄙可想見至有自議請復立沂王他日復辟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五

明

景皇帝

丁丑景泰八年 英宗皇帝天順元年 考是年正月壬午英宗復辟丙戌改元天順今依朱子綱目書唐中宗及分注睿宗例大書景泰八年而以天順元年分注其下 春正月羣臣請立太子不許

帝不豫百官問安左順門太監興安出謂曰公等皆

謀機已隱伏王文明云焉知誰屬猶是賜金時故智膠然于中可見很此各懷私意何嘗以國事為念而維禎舉筆更建為擇且曰言吾帶欲更寵利嘗心恬不為怪大臣鄙謬若此尚得謂具有人心者乎

朝廷股肱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日徒問安何益衆嘿然都御史蕭維禎副都御史徐有貞退語諸御史曰若皆知安意否僉曰安謂早請建儲耳維禎有貞曰然乃謀請復沂王為太子議于朝大學士王文曰今只請立東宮焉知上意誰屬學士蕭鎡曰沂王既退不可再也乃共請建元良為太子維禎舉筆曰我欲更一字因更建為擇笑曰吾帶亦欲更也越四日

上之詔曰朕偶有寒疾十七日當早朝所請不允

英宗北狩蒙塵本為奸璫所誤返國而不聞返政景泰之說君貪位實非人情天理所安則羣臣忠戴英宗因為合于大義第景泰病已危篤神器豈能懸而

武清侯石亨右副都御史徐有貞等以兵迎上皇于南宮遂復位以有貞入內閣預機務下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及大學士王文于獄

先是帝輿疾宿南郊齋宮十三日戊寅召石亨至榻前命攝行祀事亨見帝疾甚退與都督張軏玉次子及曹吉祥謀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軏吉祥然之以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為盍圖之徐元玉有貞字翼日亨軏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

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軏曰已陰達之矣有貞曰必審報乃可越二日亨軏與吉祥矯太后制夜會有貞所軏曰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升屋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會明日帝將視朝門早啓有貞以三鼓即至朝房亨軏等率羣從子弟家兵混同守禦官軍並入明舊史云有貞令軏等詭言備非常勒兵入大內亨掌門鑰夜四鼓開門納之既入復閉以遏外軍考明制皇城門鑰內監掌之石亨乃總兵官不應掌門鑰且是日早朝百官咸集若門啓復閉向由得待漏闕下耶說本祝允明蘇材小纂不足據今依天順實錄羅通奏輯天色晦冥

無所歸舍英宗又將誰屬使能靜俟少時廷臣共迎復辟畢得謂非名正言順乃徐有貞石亨輩遽爲倖門之計行險邀功不顧其主之躬冒危禍其事雖濟而其名則不可居況有貞倡爲南遷之議彼時豈復知有英宗南城之舉止圖一己勳封並非繫懷

君國且藉手以洩私忿屠戮忠良有貞方自負不世功臣不知實千古罪人耳

軏等惶惑有貞趣行軏顧曰事濟否有貞大言曰必濟進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見上皇于燭下上皇問故衆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轝兵士惶遽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行上皇顧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入至奉天門升座時百官咸待漏闕下忽聞南城呼譟震地咸失色須臾鳴鐘鼓有貞出號于衆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百官震駭入謁上皇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

朕復位其各任事如故羣臣呼萬歲（紀事本末云景帝聞鐘鼓聲大驚問左右曰于謙耶既知為上皇連聲曰好好）遂命有貞以右都御史兼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命陳循與有貞草詔諭羣臣日中御奉天殿即位于謙甫聽宣諭畢即班執之與大學士王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同下獄

以許彬薛瑄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彬以石亨薦瑄楊善所薦也

改元大赦

景泰襲據大位自為千秋公論所不容英宗既已復辟固不妨包荒以示大度況據事宣布曲直自明何必詈口肆譏語傷忠厚乎總由有貞欲自暴其功故于此詔及廢郕王制皆詆之不遺餘力小人務逞其私而罔顧朝廷大體即此可覘奸邪心術

詔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天下詔辭曰醜拉特之變乘輿被遮文武羣臣已立皇太子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攘當寧之位又曰旋易皇儲而立己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矧失德之良多致沈疾之難瘳徐有貞所撰也

錄奪門功

封石亨忠國公張軏太平侯輗文安伯楊善興濟伯

進徐有貞兵部尚書予太監曹吉祥等錦衣衛世職

有貞意慊數請于亨曰願得冠側注武弁也從凡後

亨入言之尋封武功伯太監興安見有貞等傾邀封賞言于帝曰當日若附和南

矣

遂不知置陛下于何地又安有奪門功也帝不應後數日言官爭劾安黨逆宜斬帝宥之第罷其司監而已

殺于謙王文籍其家戍陳循江淵于鐵嶺衛斥蕭鎡商輅為民

先是徐有貞石亨等既定議迎復有貞恐亨等中變乃于次日詭辭以激亨曰于謙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曰帝已知君謀將于十七日早朝執君亨大懼謀遂决及是謙文已下獄有貞與亨等嗾言官劾

謙文謀迎外藩入繼大統命鞫于廷文抗辯曰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辭氣俱壯謙曰亨等意如此辯何益都御史蕭維禎曰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遂文致其詞以謀逆律定讞坐極刑奏上帝猶豫未忍曰于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謙此舉為無名乃棄謙等于市籍其家家屬戍邊以千戶白琦言榜謙等罪示天下于是一時希旨取寵者率以謙為口實云謙性忠孝才畧閎敏自遭虜變忘身憂國畝先後入

犯卒不得逞皆謗功也為你有貞石亨輩所嫉遂及于難死之日陰霾翳天朝野寃之太后聞謙死亦嗟悼累日指揮多喇首本蒙古降人欵曹吉祥麾下以酒酹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抶之明日仍酹慟如故謙之籍也家無餘貲惟正室鐍鑰甚固啟之則皆上賜物也都督同知陳逵收謙遺骸殯之踰年始歸葬杭州逵故舉將材出李時勉門下者也　多喇舊作朶兒今改

罷巡撫提督軍務

石亨惡文臣節制武臣言于帝罷之　時王竑巡撫江北改浙江參政石亨等追論其擊殺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後于帝宮中得竑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顧左右曰竑所奏多為朕也命還河州敕有司善視之

直之言惟以優游林泉為樂蓋亦工于自謀者即其長吏部凡十四年當土木紫塵景泰襲位皆親歷其事直雖未入參政府而身為六曹之長視國故猶仍

尚書王直胡濙致仕

直濙皆以年老乞休直年七十有八濙年八十有一並賜金幣給傳

歸初直為侍郎以次當入閣楊士奇不欲也及長吏部凡十四年乃告歸時從諸佃僕耕蒔擊鼓唱歌諸子孫更迭奉觴上壽直嘆曰曩西楊抑我令不得共事我不能無望然使我在閣今當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為樂哉後六年卒年八十有四諡文端濙歷事六帝五朝幾六十年既歸三弟年皆七十餘龐眉皓白燕樂一堂遂名其堂曰壽愷又七年卒年八十有九諡忠安

二月廢景泰帝仍為郕王遷之西內

以太后制廢之制曰庶次子郕王祁鈺性本梟雄遄竊天位入神共怒既絕其子又殃其

漢不動念初未聞其出一謀發一慮依違苟全已非大臣竭忠奉國之義乃以幸免遼陽之行為保計且舉以貽訓子孫不亦鄙哉

身疾病彌留朝政既廢吾雖母子之至情于大義而難宥其發祁鈺仍為郕王如漢昌邑王故事辭亦徐有貞所撰也送歸西内皇太后吴氏復號宣廟賢妃削肅孝皇后杭氏位號改稱懷獻太子為懷獻世子欽天監監正湯序請革除景泰年號帝不從初正統二年京師旱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說者謂雨帝者與弟也帝弟同音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者當復辟也及是果驗

罷團營

從石亨言也都督范廣素驍勇為于謙信任石亨嫉之張軏尤不相能乃誣廣與謙同謀為

英宗之言想因為巳私意而發不但不合出諸天子之口實全入鄙笑耳

逆殺之軌又謂殺前昌平侯楊俊以額森奉帝還時俊不開關迎納也俊軌入朝于路得暴疾輿歸楚痛不堪而死時皆以范廣為寃云

高穀罷

王文陳循等皆誅竄穀謝病帝以穀長者語廷臣曰穀在内閣議迎駕及南内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帛給驛舟以歸穀歸杜門絕賓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居四年卒穀位至台司敝廬瘠田僅足衣食而已成化朝賜謚文義

以吏部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内閣預機務

賢入閣位許彬薛瑄上與徐有貞共事帝深眷之未幾進吏部尚書

郕王薨諡曰戾毀所營壽陵葬金山與夭殤諸王公主墳相屬妃唐氏等俱殉葬并欲令汪妃殉李賢以為不可乃止妃尋出居舊府時沂王已復儲位以妃前不欲廢立請于帝令妃得盡攜宮中所有而出一日帝問太監劉桓曰記有玉玲瓏繫腰今安在桓言當在妃所帝命索之妃投諸井而對使者曰無之已而告人曰七年天子不堪消受此數片玉邪後有言妃出所攜鉅萬帝命檢取之立盡

明史贊曰景帝當倥偬之時奉命居攝旋正大位以繫人心事之權而得其正者也篤任賢能勵精政治強寇深入而宗社乂安再造之績良云偉矣而乃汲汲易儲南內幽閉朝謁不許恩誼恝然終于與疾齋宮小人乘間竊發不克以令名終惜夫

三月以袁彬為錦衣衛指揮同知

初帝在迤北彬周旋左右一年之內帝視彬猶骨肉也南還後景泰帝授彬錦衣試百戸至是進指揮同知賜予優渥時召入曲宴叙患難時事歡洽如故時

復立沂王見深為皇太子

封子四人為王

見潾即見清改名　德王景泰中封榮王至是改封後之藩德州又徙濟南　見澍帝第五子與下二王俱在南宮時所生　秀王後之藩汝寧　見澤帝第六子　崇王後秀王薨無子即就藩汝寧　見浚帝第七子　吉王後之藩長沙

韃靼保喇冦邊

帝復位即遣都督馬政等使迤北賜故巴延特穆爾妻金弊以帝在北時巴延特穆爾敬護尤至也保喇遮政等執之而使使入賀且請獻玉璽帝敕之曰璽

已非真即真亦恭不祥物獻否由爾第毋留我使以速爾禍保喇不受命遂冦延綏都督李懋等敗死犯寧夏參將种興戰殁又遣千騎屯大同邊外窺偏頭關帝命石亨為將軍討之亨至邊無功而還已而保喇勢益熾邊警迭至帝憂形于色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敵至此帝嘿然乃復命安遠侯柳溥禦之溥戰衄敗而飾小捷以聞吳瑾克勤之子

夏四月帝露禱于上帝以災異數見也復命廷臣列軍民利病以聞

襄王瞻墡來朝

初帝之北狩也諸王中瞻墡最長且賢衆望頗屬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宫不果召而瞻墡上書太后請立太子命郕王監國書至景泰帝已立數日矣及帝還京師居南内瞻墡復上書景泰帝宜朝夕省問率羣臣朝朔望毋忘恭順帝既復辟石亨等誣戮于謙王文以迎立外藩帝頗疑瞻墡尋于宫中得瞻墡所上二書而金符固在太后閤中乃賜書召瞻墡比二

英宗遣官分路賑濟未嘗不猶

書于金縢比至宴便殿特命百官朝王于館尋請還

帝親送至午門外瞻墡伏地不起帝問叔父欲何言

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省刑薄斂帝拱謝曰敬

受教

賑北畿山東饑

侍郎周瑄字廷玉陽曲人賑北畿僉都御史林聰賑山東帝

恐瑄聰巡歷不能周徧復遣侍郎黄仕儁四川富順人繼

往聰屢請發帑帝召徐有貞李賢議有貞曰發帑賑

濟徒為里書乾沒耳賢曰慮乾沒而不貸坐視民困是因噎而廢食也帝卒從賢議（時方遣使通西域忠義前衛吏張昭上疏曰畿輔山東仍歲災歉小民鬻賣子女無有售者轉死溝壑未及埋瘞即成市鬻望陛下用和番之費遣使急賑庶猶可救報聞）

五月彗星見

是月始見至八月餘芒尚存十月復見

下御史張鵬（字騰霄淶水人）楊瑄（字廷獻豐城人）等于獄并逮繫都御史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羅綺

恤民隱又林聰屢請發帑即應力予施行何以更召大臣入議而有司輒偶言撓沮尋改竄不知其是何肺腸至里胥乾沒固不能保其必無但不知責成有司以察弊釐奸使窮簷均沾實惠而徒患奸胥之逐逐竟忘百姓之嗷嗷殺非宰賢力持大體

幾致澤不下逮若有而誠所謂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瑄印馬畿內至河間民遮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聞并列二人怙寵專權肰帝語閣臣徐有貞李賢曰真御史也遂遣官往覆而令吏部識瑄名將擢用吉祥聞而大懼訴于帝請罪之不許未幾石亨自延綏還會彗星見掌道御史張鵬周斌（字國用昌黎人）等將劾亨吉祥諸違法事給事中王鉉聞之洩于亨亨乃先與吉祥泣訴于帝誣鵬為已誅內監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為報仇明日疏入帝大怒遂收鵬及瑄御文

華殿悉召諸御史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帝曰彼率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冒何濫斌曰此輩皆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禄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冒濫而何帝默然竟下瑄鵬及諸御史于獄榜掠備至且詰主使者瑄等無所引乃坐九疇綺主謀并逮繫之

六月下大學士徐有貞及學士李賢于獄

有貞爲曹石石亨曹吉祥攬擢恣肆時謂曹石所引用既得志則思

徐有貞與石亨輩始則章圖爵賞朋比為奸既得志則門戶各立互相擠陷勢不並容小人反覆固無足深責獨是英宗既從有貞之言而裁制曹石又因二人之譖而疎外有貞輾轉意移

自異窺帝意亦微厭二人乃稍稍裁抑之亨吉祥不能平數毀有貞于帝帝方寵有貞嘗屏人與語亨吉祥令小豎竊聽故洩之于帝帝驚問輒對曰受之有貞且曰外間無弗聞帝由是始疏有貞及楊瑄張鵬獄起亨吉祥論諸御史論劾皆有貞主之因并疑賢二人遂同至帝前具陳迎駕奪門功因曰今內閣專權欲先除臣等不然諸御史安敢爾相與悲哭不已帝心動乃諭言官劾有貞賢圖擅威權排斥勲舊遂

茫無定見益致羣小逞其伎倆紀綱所在豈宜假手于人閹臣果圖擅威福即當寘示典罪以申明罰乃姑息言官令其糾劾下殘如同列之相傾軋乎

並下獄

大風雷雨雹

大風震雷發屋拔木雨雹大如雞卵擊毀奉天門東吻正陽門下馬牌飛擲郊外都人震恐

以災變釋有貞李賢及耿九疇等降謫有差

風雹之變曹石二家尤甚（大木盡拔雹深尺餘）欽天監正湯序本亨黨亦言上天示警宜恤刑獄帝感悟乃出有貞賢綺為參政（有貞廣東賢福建綺廣西）九疇布政使（江西）御史周

斌等十二人為知縣楊瑄張鵬戍邊賢未行以尚書王翱薦留為吏部侍郎楊瑄張鵬初戍遼東尋遇赦還或謂二人當詣曹石謝二人不可乃復戍南丹

以通政司參議兼侍讀呂原字逢源秀水人入内閣預機務

原内端外和石亨曹吉祥皆敬之每大議事有不可據理爭未嘗訣言媚色徇人

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致仕

瑄在内閣數月見石亨等用事嘆曰君子見幾而作

寧俟終日遂致仕去

以翰林院修撰岳正（字季方漷縣人）入內閣預機務

薛瑄既去帝謀代者尚書王翺以正薦帝亦素知正名召對文華殿稱旨（正長身美鬚髯帝望見色喜既登陛問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帝連稱善曰爾年正強仕我縣人又吾所取士正可輔朕）遂命入內閣以官小欲擢為吏部侍郎兼學士會石亨進見帝語之亨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乃即以原官入閣

秋七月承天門災

下詔罪己勑羣臣修省

進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復入內閣預機務

石亨知帝嚮賢雖恨賢無如何乃佯與交驩賢亦深自匿非宣召不入而帝益親賢顧問無虛日時帝亦厭亨吉祥驕橫屏人語賢曰此輩干政四方奏事者先造其門朕今一斷之至公趨附者當自息賢曰願陛下制之以漸時亨吉祥猶用事賢顧忌不敢盡言每從容論對所以裁抑之者甚至

改許彬為南京禮部侍郎

彬性坦率好交游不能擇人浮蕩士多出其門及參大政欲杜門謝客舊游惡之競相騰謗遂不安其位而出

謫岳正為欽州同知尋下獄杖戍肅州

正負氣敢言旣為帝親拔益感激思自効或為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帝令撰榜格正與呂原入見曰為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

鈺正以曹石恣橫擅權欲防其漸而意未嘗不善但披陳前席先以用計離間爲言于讒論嘉謀皆非所當及既不密旨自宜開誠切戒以無幾稍過邪心乃惟恃微詞相構徒爲奸倖所輕襲

則愈匿帝是其言遂不究石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林木間正按地圖詰之曰此地皆沙漠汝梟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吉祥恣甚正言于帝二人權太重恐久不可制請以計間之帝曰即可以朕意告二人正出見吉祥曰聞忠國公欲伺公所為使至宜謝遣之因勸吉祥辭兵柄又詣亨諭令自戢且云上使我告公如此二人揣知正意因詣帝前免冠請死帝內媿慰諭之而

失大臣處事之體且正果知二人之陰將謀叛尤當密計誅鋤以杜後患何將欲保全終始曲示生開消患非太左矣正因此遂為奸黨所誣陷謀之不臧適成其為迂儒之無用耳

責正漏言正對曰臣觀二家必以謀叛滅臣欲全上恩故令早自為計耳二人聞益怒會承天門災帝命正草罪已詔因歷數弊政無所避亨吉祥遂搆蜚語譖正責直訕上帝怒謫正欽州同知入閣僅二十八日耳既行道鄆以母老留家月餘復為尚書陳汝言潼關衛人所劾汝言亨黨正嘗言其不宜為尚書逮繫詔獄杖戍肅州方正被謫時或有讓正以未信而諫者正曰上顧我厚懼無以報稱子奈何以諫官處我後在戍所帝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聞自為像贊述帝前語而末云臣嘗聞古人之言益將之死而靡憾也其自信不回

如此然意廣才疎欲以縱橫之術
鉤問權倖反為所誣人皆迂而惜之

大赦

以承天門災也

放徐有貞于金齒

有貞既出石亨等憾未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
指斥乘輿因奏云此有貞怨望所為追執之德州下
詔獄榜治無驗會肆赦亨等慮有貞見釋乃言于帝
曰有貞自撰武功伯劵辭云纘禹成功禹受禪為帝

武功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帝出示法司法司言罪當棄市帝以犯在赦前免死發金齒為民

九月以太常寺少卿彭時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景泰初時入閣事具前尋丁繼母憂力辭不允明年兵事稍息得請終制及除服景泰帝命供事翰林院不復與閣事至是帝特召見仍命入閣閣臣為帝親擢者時與岳正二人而已然帝方嚮用李賢數召賢獨對而賢雅推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

王振初因英宗寵任擅竊威權毒流朝右已不容誅及逞私意慫恿北征以致覆軍僨事危陷乘輿使其身尚存雖寸磔不足以謝天下復何足憫念之乃英宗為之立祠賜祀崇禮有加寔出恒情好惡之外且以振之

色賢初小忤久之心折曰彭公真君子也

冬十月詔為故太監王振立祠

帝憫念振復其官刻香木為振形招魂以葬建祠祀之賜額曰旌忠 羅綺赴廣西過家未行會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與綺言天子為王振建祠賜葬事綺嘆曰朝政如此吾輩自應降黜怨家聞而告之帝大怒立捕綺下獄籍其家成化初始釋為民

釋建庶人文奎

文奎建文帝少子永樂初幽中都號為建庶人帝憐

奸惡兩詞頗反以旌忠爲號是非顛倒甚矣

其無罪久繫釋之帝先問李賢賢頓首曰此堯舜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帝意遂決即鳳陽賜宅宇奴婢月給薪米聽婚娶出入文奎繫時方二歲至是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能識未幾卒

十二月封太監曹吉祥養子欽為昭武伯

戊寅天順二年春正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

汝言附曹石由郎中驟進尚書陰險貪墨邊將皆出其門得賄無算始善徐有貞尋與曹石共擠之既而

又欲去曹石以自固亟于帝前陳二人過惡二人聞之大怒嗾言官劾之遂下獄籍其家贓數十百萬帝召大臣入視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官未久何多耶因連稱好于謙者三亨等俛首流汗不能對

上皇太后尊號

初岷王徽煣請上皇太后尊號禮部以非本朝故事乃止已而錢溥謂陳汝言曰復辟之初非奉太后詔

誰敢提兵入禁今論功行賞無虚日而母后徽號未加寧非闕典汝言以聞帝大悦會汝言敗未及行至是帝問李賢賢曰此莫大之孝也遂上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明代宫闈徽號自此始

夏四月太子始講學于文華殿

自後日在殿之東廂即所謂左春坊也帝退朝御文華殿閲章奏故令太子居此

復設廵撫官

時廷議復設巡撫乃命戶部侍郎年富字大有懷遠人巡撫山東僉都御史程信字彥實其先休寧人家河間葉盛李秉字執中曹縣人巡撫遼東兩廣大同秉持法公正總兵官不樂言其專擅帝召還尋以譖下獄斥為民

五月徵江西處士吳與弼至授左諭德不拜

石亨知衆論不容欲引賢者為己重謀于李賢賢盛稱與弼學行亨即屬賢草疏薦之帝遣行人齎璽書加束帛徵與弼赴闕比至帝問賢與弼宜何官賢曰

吳與弼累薦不起幾於高自位置及此而應命入京祇以動者崇尚之故雖非假終南捷徑而

宜以宮僚侍太子講學遂授左春坊左諭德召見文華殿與弼辭曰臣草茆賤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虛聲臣不幸有犬馬疾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堪供職帝曰宮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官送館次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不允乃請以白衣假讀秘閣書帝曰欲觀秘書且勉受職居二月與弼遂稱病篤賢請曲從放還始終恩禮以光曠舉帝然之賜勅慰勞齎銀幣遣行人送還初與弼在正統

擇官而仕利祿之見究未盡除況與弼果欲行其志即宮僚盡心輔導未嘗不可展其生平安有一職朝班使加大用之理乃以除授未能滿志遽爾辭歸足仍以高官顯爵為重而況為刺本出自石亨之意即不必如恐綴錄之證據而謂之出處純潔

景泰朝屢薦不起曰宦官釋氏不除欲天下治平難矣及是以勅書崇重意當大用而宮僚無事慮不得即行其志故卒辭歸方與弼之至也李賢以賓師禮事之推其上座編修尹直至令坐于側直大愠出即謗與弼作瑣綴錄言與弼嘗為其弟所訟又言與弼為石亨跋族譜自稱門下士由是士大夫多訾與弼而亨譜世固未有見之者後儒為辨其誣云　尹直字正言泰和人

秋八月詔修一統志

李賢等為總裁官書成凡九十卷

冬十月李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不許

帝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校為耳目由是

實不然矣廷臣黨比當時固不能免誠使權不下移復于事之是非人之邪正隨時精察而整飭之自不慮羣下之分朋植黨欺罔欲知外事而寄耳目于錦衣實爲非策若以臣工皆不足信宦官校輩轉可信乎刺事之端一開而門達逯杲訊事

指揮使門達豐潤人僉事逯杲安平人俱得幸而杲更强鷙帝尤委任之杲遣校尉偵事四方所至官吏震恐多進聲伎貨賄以祈免雖親藩亦然無賄者輒被逮每逮一人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横無所忌賢請撤還帝不許于是其勢益張

己卯三年春正月保喇犯安邊營在榆林府定邊縣東北有新舊二營相去六十里今以新營併入舊營設都司駐守石彪及楊信擊敗之

先是彪備敵大同擊斬巴圖王舊作把禿王今改搴其旗封

生夙相繼為虐特致貲賄以行人羅荼毒來幾而錦衣獄全至不能容徧為潛廊而英宗惜然不悟排非如是而欲望政治清明其可得乎

定遠伯旣而充總兵官禦寇寧夏至是保喇以二萬騎犯安邊營彪與楊信擊之連戰皆捷斬其平章郭勒齊追出塞復大敗之斬馘數百獲馬駝牛羊二萬餘捷聞進彪為侯彪旣屢立戰功與亨並封公侯勢盛而驕多行不義馴至于敗

二月遣御史同內官採珠廣東

幸太監曹吉祥宅

夏四月方瑛大破東苗即白苗在貴陽府貴筑龍里諸縣界

東苗干把諸等攻都勻諸衛命瑛率川湖雲貴軍分

四道擊之所向皆捷生擒千把諸送京師磔之瑛前後討川湖貴州諸苗克寨幾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莫與比者

秋八月石彪有罪下獄

彪自陝西召還謀鎮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柄令千户楊斌等奏保帝覺其詐收斌等拷訊得實大怒下彪詔獄令門達鞫之得其繡蟒龍衣及違式寢牀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并逮其黨治之彪事既發言官將于朝班

勅之有泄于彪者帝聞之大怒乃勅文武大臣無故不得相往來給事中御史及錦衣官不得與文武大臣交通違者依太祖鐵榜例治罪

冬十月石亨以罪罷

先是亨以彪下獄大懼請罪帝慰諭之亨請盡削弟姪官放歸田里不許至是法司再鞫彪因交章劾亨招權納賄肆行無忌私與術士講論天文妄談休咎宜寘重典乃罷閑住絕其朝參

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者黜之

復辟正也而奪門之名則非正而英宗竟居之不幾皆由小人欲以此邀功而英宗亦從而歸德逆不復審其詞之順逆李賢侃侃數言定為中理其有裨于啟沃良多然賢既知位為英宗固有當景泰時何未聞舉此意密行規勸耶

石亨既得罪帝以奪門事問李賢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即非順彼時亦幸成功耳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曰然賢曰若景泰果不起羣臣表請復位此輩雖欲陞賞以何為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何至有殺戮降黜事致干天象招權納賄何自而起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益盛今為此輩損削過半矣帝深然之乃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事諸冒功得官者自首更

正黜四千餘人朝署為清

詔霜降後録囚著為令

每歲霜降後三法司會同廷臣審録重囚謂之朝審

遂為永制

庚辰四年春二月石亨及其從子彪皆伏誅

逯杲奏亨怨望愈甚與從孫後等日造妖言且蓄養

無賴專伺朝廷動靜不軌迹已著廷臣亦言不可輕

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應斬没其家貲未幾亨瘐

死彪僇于市帝初緣亨復位德之亨無日不入見即不召必假事以進出則張大其言在亨門下者得亨語即揚于衆以為聲勢朝臣奔走恐後亨乃以貨之多寡為授職美惡入之先後為得官遲早時有朱三千龍八百之謠謂郎中龍文朱銓輩俱以賄被顯擢也久之干請愈甚帝不能堪以語李賢賢曰惟獨斷乃可因勅左順門非宣詔毋納總兵官亨燕見遂稀所請亦漸有不從者而亨猶不悟恣橫如故逯杲本亨所擢密受帝旨伺亨所為以報而亨亦不知彪本以戰功起家不藉父兄蔭然一門二公侯所蓄材官猛士不下數萬中外將帥半出其門又謀鎮大同為天下精兵處故人皆疑其有異志遂及于禍

夏四月大雨雪

月餘乃止

秋七月乙亥朔日食

下工部侍郎翁世資莆田人于獄貶知衡州府

蘇杭等府織染局歲造有定數帝遣内使增造綵緞

七千疋世資請減之帝怒下錦衣衛獄貶衡州知府

八月韃靼分道入寇

保喇與瑪拉噶等分三道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

總兵官李文西番人不敢出保喇直抵雁門至代朔忻

諸州肆掠帝遣都督顔彪率師至紫荆關馮宗至倒馬闕禦之寇稍引去

冬十二月釋徐有貞還里

有貞在金齒三年石亨敗帝謂李賢曰有貞何大罪為石亨輩所陷耳其釋歸田里有貞既歸猶冀復召仰觀天象謂將星在吴益自負常以鐵鞭自隨數起舞及聞韓雍平兩廣有功乃投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邪遂放浪山水間十餘年而死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

辛巳五年春二月巡撫廣東都御史葉盛請罷採珠池從之

逯杲敢以閨門
暧昧之事誣蔑
宗藩其虛寔甚
非不容中立既
已往勘得白即
當治杲以反坐
之條庶可小懲
狀因僅薄加以
怒責姑息已深
及杲迴護塘非
責行執奏尤當
窮究以核情偽
乃竟偏聽杲言
不復詳究輒以

夏五月殺弋陽王奠壏（寧獻王權之孫）

逯杲誣奠壏母子亂帝遣官往勘事已白帝怒責杲杲執如初帝竟賜奠壏母子死焚其尸方舁尸出大雷雨平地水深數尺人咸以為冤

下南雄知府劉實（字嘉秀安福人）于獄尋死

實居官三十餘年廉介愛民中官過郡多邀索弗與中官折辱之郡民大呼擁實去中官慚忿誣以罪逮下詔獄瘐死郡民哀而祠之

捕風捉影之獄枉坐無辜英宗庇護失刑罪甚得橫行肆毒英宗支且救其害則其他之冤濫者又可勝記乎

曹石皆以奪門市倖功干紀漸至威福自專英宗雖厭其驕橫而不能制已為優柔寡斷且令

六月遣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擊保喇

保喇衆萬餘屯莊浪攻掠州諸衛副總兵仇廉禦之敗績敵渡河摽掠官軍莫敢攖其鋒關中震恐帝以昂總督軍務鏜充總兵官率軍擊之

彗星見

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養子欽反懷寧伯孫鏜討之

欽敗死吉祥伏誅

正統間吉祥屢出監軍輒選達官善騎射者隸帳下

亨叔擢長衷握兵權吉祥復出監軍遂使將半私門家多藏甲此于欽縱外大釀禍尤深矣亨危雖炳郤未萌然把纖微而形跡明罪已當誅甲所之地不在滋蔓吉祥則亮耳異謀何敢為亂擁城及朝臣旋即自伏誅戮所謂變速而禍小蓋二人是罪

師還畜于家故家多藏甲石亨取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曰犒諸達官金錢穀帛恣所取結為死黨千户馮益客欽所欽問曰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會言官劾欽不法事跡帝命逯杲按之降敕徧諭羣臣欽驚曰前降敕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反謀遂決會孫鏜西征師未發欽令其黨欽天監正湯序擇庚子昧爽臨朝遣將謀以是時擁兵入廢帝而吉祥以禁兵應之計定召諸達

亂爲天下所有之
晚而低其收非
退杲之間投杲
能濟事也

官夜飲時孫鏜及恭順侯吳瑾俱宿朝房指揮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瑾瑾趨告鏜鏜由門隙投疏入帝即收吉祥敕皇城及京師諸門俱勿啟欽知事泄夜馳往杲家殺杲砍傷李賢于朝房以杲頭示賢曰杲激我也逼草奏釋已罪賢佯諾乃獲免欽遂率衆攻長安門不得入賊往來呌呼門外鏜急召西征軍二千人擊之走攻東安門殺吳瑾天漸曙其黨方稍稍散欽率數騎走突安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會大雨

如注鎧督諸軍大呼入欽投井死其家無大小盡誅之帝出吉祥與欽尸同磔于市諸從逆者皆伏誅進

孫鏜為侯

河決開封

城中大水丈餘官舍民居漂沒者過半周王及諸守土官乗舟筏避于城外軍民死者不可勝計

罷孫鏜西征遣都督馮宗充總兵官代之

孫鏜等既不行邊報益急因命宗充總兵官禦之起

副都御史王竑于家與兵部侍郎白圭字宗玉南宫人參賛軍務八月保喇三上書乞和帝遣指揮使唐昇齎敕諭之自是每歲入貢而冦掠如故明年白圭王竑廵邊遇敵皆敗之時穆爾格爾與保喇相仇殺未幾穆爾格爾死衆共立蒙古勒克呼青吉斯亦號小王子自是韃靼部長益各專擅　蒙古勒克呼青吉斯舊作馬固可兒吉思今改從此

九月京師地震有聲

冬十一月丁酉朔日食

壬午六年夏五月都督僉事顔彪擊廣西猺破之

顏彪奉命討賊濫殺冒功賊黨未盡勦除而平民轉罹其害功冒不足以償罪且賊不久即發則其所謂所向皆捷又安知不出于粉飾乎至陳涇分鎮梧州當賊入州城執官劫庫不聞禦

自元年春大藤峽（在潯州府桂平縣西北四山環繞綿亘數百里跨潯柳二府之間為猺獞窟穴）猺為亂兩廣苗獞蠭起廣西殘燬殆徧前年帝命彪為總兵官討之彪會兩廣兵攻破七百餘寨駐軍大藤峽進擊龍山（在潯州府貴縣北為藤峽左臂）直抵潯梧所向皆捷而彪多冒殺濫功勦捕不能盡賊故不久即發

明年賊夜入梧州城劫官庫放罪囚執副使周璹殺家居布政使宋欽總兵官陳涇擁兵自衛不敢發一矢乃縱賊出城而與之和賊亦尋遣璹還事聞帝降旨切責而已

秋九月皇太后孫氏崩（諡孝恭皇后）

戰補誅惟知擁兵自衛已難逃玩非之懲乃復縱賊出城聽其兔脫悖與求和是不但失守封疆直與通賊無異至宜立正典章而英宗僅為降旨切責國典蕩然無怪軍伍之日以廢弛也

廣錦衣衛獄

初逯杲給事門達左右達倚為心腹及杲得志達反為之用至是杲已死達欲踵其所為益布旗校于四方告訐者日盛尋以囚多獄舍不能容請城西武庫隙地增置之及達敗始毀去

冬十一月葬孝恭皇后

呂原罷

原丁母憂詔葬畢即起視事原乞終制不允及抵家

韓范上殿爭論下殿不失和氣乃所謂和而不同凡為大臣者當如是也陳文因入閣非由賢薦每事與爭則亦何私意而不

寢苫哀毀肅襄事而卒原佐李賢秉政賢通達遇事立斷原守正濟以持重會彭時亦入三人相得甚歡庶政稱理原卒年止四十五人皆惜之

癸未七年春二月以陳文字安簡廬陵人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文自廣東左布政使丁母憂特召為詹事侍東宮講讀呂原卒帝問李賢誰可代者對曰柯潛字孟時莆田人可出告王翶翶曰陳文年資皆深舉潛置文何地明日賢入見固請用文帝乃許之文既入閣每事與賢爭

頤公義其設心曾不可對人夫政事所禁正當權其是非可否果理有當爭即與主亦不應避讓如無可幾雖非所親習亦不得稍存異同使如文之見則必一經汲引遂然身同比相容流弊伊于胡底蓋明季門戶結習牢不可破而文則錮蔽尤深也

曰吾非若所舉也

夏四月殺巡按御史李蕃雲南河陽人

蕃巡按宣大錦衣衛偵事者言其擅撻軍職逮治之又遼東巡按御史楊璡山西巡按御史韓祺並以中官誣奏相次被逮蕃與祺並荷校死

五月己丑朔日食

冬十一月下錦衣衛指揮同知袁彬于獄尋釋之

彬與門達同掌錦衣衛事彬恃帝舊恩不為達下達

深銜之乃誣彬罪且言其嘗受曹石賄奏下彬于獄

軍匠楊塤擊登聞鼓為彬訟冤語侵達詔并下達治

時大學士李賢方被寵任數陳達罪達恨次骨欲并

去之乃搒塤究主使塤知達意即謬曰此李學士導

我也達大喜即奏聞請法司會鞫于門外帝遣中官

裴當監視達欲執賢與質當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

訊塤仰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門錦衣實教我言

之達色沮不能言彬亦歷數達納賄狀法司畏達不

敢聞坐彬絞輸贖堉斬帝命彬贖畢調南京錦衣而

禁錮堉

甲申八年春正月帝不豫命太子視事文華殿

有間太子于帝者帝卧文華殿密名李賢告之賢頓

首伏地曰此國本也願陛下三思帝曰然則必傳位

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名太子至賢

扶太子令謝太子抱帝足泣帝亦泣讒竟不行

帝崩遺詔罷宫妃殉葬

廷臣與內豎往來親密律己之

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多者至數十人景泰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至是帝遺詔罷之

太子見深即位（是為憲宗）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赦

侍讀學士錢溥以罪貶官

溥嘗授內使書東宮內侍王綸從受學英宗疾篤綸

道已乖當英宗疾篤而王綸竟私諂溥計事跡涉陰謀尤足起人猜議但陳文身在政府即有所聞見亦當静以俟之使果溥綸乘間作奸暴其罪而寘之法又何不可乃密覘聽度陰肆擠排術類穿窬而心如鬼蜮實為可醜況以草詔大事輒爾啚起

私諂溥計事陳文與溥比舍居密覘之已而英宗崩李賢當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溥綸定計欲以溥代賢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昂賢怒發其事會大斂時綸衰服襲貂帝惡之因數綸罪執下獄詞所連者十餘人謫溥順德（景泰中置縣今屬廣州府）知縣降雍為浙江參政

二月指揮僉事門達有罪下獄戍邊

達先以王綸必柄用預為結納及綸敗調貴州都司

舞筆巧搆如簧綸既羅狀不明無以服其心而乎衆論且株連貶竄濫累無辜直敢弁髦國法文固不足道李賢何亦受其欺而不之覺耶

衛甫行言官交章論其罪逮繫論斬後貸死謫戍廣西南丹衛

始以内批授官

帝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為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絶一傳旨姓名至百十人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者以千數

三月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

帝命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欲獨尊貴妃為太后

李賢彭時持不可須之中官傳貴妃旨曰子為皇帝母當為皇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有故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異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初不加尊今名分固在安得為比中官曰如是何不草讓表時曰先帝時未嘗行今誰敢草中官復厲聲怵之時拱手面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敢有二心且錢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為之爭不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爾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為宜賢亦

極言之議遂定將上冊寶彭時曰兩宮同稱則無別錢皇后請加二字以便稱謂從之越數日中官覃包至内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於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爭幾誤大事陳文初默無一語聞包言大愧

放宮人

時日黯無光李賢偕同官上言日者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脩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持之不怠則天變自弭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

太甚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取宫人太多浣衣局没官婦女愁怨尤甚皆宜放還帝從之中外大恱

召岳正還

詔正以原官直經筵正自謂當大用而李賢欲用為南京祭酒正不恱會有忌者偽為正劾賢疏草賢嗛之未幾出為興化知府正至官為政具有條理而卿士大夫多不樂之正亦厭吏職後以入覲遂乞罷卒于家

復立團營明年正月復罷又明年復立

英宗失德處不可枚舉史臣乃稱其釋建庶人罷宮妃殉葬爲

夏四月癸未朔日食不見

五月大風雨雹

李賢上言天威可畏陛下當凛然加省無狎左右近

幸帝納之

葬裕陵

諡曰睿皇帝廟號英宗

明史贊曰英宗承仁宣之業朝野清晏大臣輔政綱紀未弛獨以王振擅權開釁遂至乘輿播遷乃復辟而猶追念不已抑何惑也然如釋建庶人之幽繫罷宮妃之殉葬則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

可法後世夫釋建庶人何關政教而宮人殉葬自是亂政罷之宜耳豈足胡為盛德哉

秋七月立皇后吳氏順天人八月廢之冬十月立妃王氏上元人為皇后

帝居東宮時萬貴妃諸城人已擅寵吳后既立摘其過杖之帝怒廢居別宮乃册王氏為后貴妃寵冠後宮妃時年三十有五帝寵之専房王后處之澹如也以是得安

致仕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卒謚文清

瑄告歸凡七年及得疾危坐正寢而逝贈禮部尚書瑄學一本程朱其脩己教人以復性為主嘗言自考亭以還斯道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

二十卷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隆慶中從祀孔廟

始置皇莊

以没入曹吉祥地為宫中莊田皇莊之名自此始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必與民爭利弗聽自是戚里及中貴家多奪民地為莊田矣

立武舉法

直省舉諸武藝人兵部同總兵官考其策畧弓馬分別甲乙武舉廢已久至是復立之指揮以下子弟皆令入學

憲宗皇帝

乙酉成化元年春正月遣都督趙輔（字良佐鳳陽人）僉都御史韓雍討廣西猺

守臣奏廣西猺獞流剽廣東又越湖廣江右日益蔓延乞選將征討兵部尚書王竑亦言賊非大創不止薦雍統兵乃命輔為征夷將軍名雍為僉都御史贊理軍務開納粟例

開納粟例

以備兩廣兵餉

二月詔雪于謙冤

御史趙敏武進人言于謙等為石亨輩誣陷榜示天下竊思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謙一人保守其功甚鉅乞收回前榜死者卹贈生者録用帝曰朕在東宮時即聞謙冤謙有社稷之功而受無辜之慘所司其急如敏言施行釋子冕還家明年八月復冕官冕先授副千戶遣行人往祭謙墓制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

鄖陽當山谷阸險之區久為逋逃淵藪鄧愈既得其地即當闢林箐而置官司為善後良策豈可棄置而弗理其後饑民屯聚

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焉

帝耕耤田

彗星見

三月帝視國子監

荊襄盜起

荊襄上游為鄖陽古麋庸二國地元至正間流賊聚此為亂終元世不能制洪武初鄧愈以兵勦除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間又多曠土山

既多輒相雄長明是顯攖法網惟應誅剪以絕盜源更何必原其為饑寒所迫英宗不即用兵實不免過于姑息至御史銜命撫輯自當通覈其地窮加究詰識渠魁而散枝黨毋使滋蔓難圖乃僅諭戍數人而偏忮之徒仍聽其伏匿不出未幾而劉通

谷阸塞林箐蒙昧中有草木可採掘以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其中巧黠者稍稍相雄長漢中守臣以聞請誅之英宗曰小民為饑寒迫耳奈何即用兵命御史往撫輯諭戍數人餘陽聽撫而大奸潛伏不出尋復縱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己境因循不治至是有劉通者（河南西華人有膂力縣治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因號劉千斤）糾其黨石龍（號石和尚）劉長子等聚衆數萬為亂（僞稱漢王建元德勝）寇襄鄧境指揮陳昇等二十四人死焉已而朝廷命

等遂敢僭號披猖恣擾郡邑荼毒貽患當時司事者之罪其可逭乎

朱永字景長謙之子白圭討之至南漳隋縣令屬襄陽府連敗賊在是年冬傾知賊巢在豆沙河在鄖陽府保康縣西北下流入筑水萬山之中列為七屯諸軍分道進賊據險下木石如雨官軍四面仰攻蟻附而登遂擒通送京師俘斬無算在明年春石龍劉長子遁去轉掠四川㓐巫山注見前太昌後周縣令屬夔州府圭分兵儘之賊被圍食盡長子縛龍以降賊小熄在明年冬

夏六月奪張瑾楊宗襲爵

瑾父太平侯軏宗父興濟伯善俱以奪門功封時以

迎復襲爵者皆革奪惟瑾宗尚襲封指揮同知董源

等援例乞復遂并革瑾宗

秋八月兩畿湖廣浙江河南饑

給事中袁芳等上言比来救荒無術老弱轉死丁壯

流移南陽荊襄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或旱禾

麥絶收乞敕官司賑濟于是命王恕字宗貫三原人及浙豫

撫按各賑其屬旋遣工部侍郎沈義往保定僉都御

史吳琛繁昌人往淮陽內外諸臣請緩征鹽鈔逋賦等皆從之義琛無他策惟條上納粟事例既而皆以不恤民瘼斥罷

冬十一月韃靼瑪拉噶寇延綏

敵衆甚盛詔大同總兵楊信寧夏總兵李杲陜西巡撫項忠字蓋臣秀水人等率所部兵禦之官軍力戰乃引去初韃靼來攻或在遼東宣化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為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綏然部落少

不敢深入天順間有阿勒楚爾舊作阿羅出今改者率屬潛
居河套遂逼近西邊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
受降城處也地在黄河南自寧夏至偏頭關延袤至
二千里饒水草外為東勝衛即古東勝州注見前明初于州置左右二衛永
樂後
廢東勝而外土地平衍敵来不能隱明初守之後
以曠絶内徙至是保喇與小王子瑪拉噶等先後繼
至擄中國人為嚮導抄掠延綏無虚時矣
韓雍破猺于大藤峽

初國子監生封登奏潯州夾江諸山險峻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勢如徒杠蠻衆蟻度號大藤峽登峽巔數百里顧盼可盡諸蠻倚為奥區中塵猺人藍胡侯槃四姓為渠魁又有獞人善傅毒弩矢中人無不立斃四姓猺亦憚之自景泰以來嘯聚為亂隳城殺吏所至邱墟乞調兵勦滅報聞及朝議用兵編脩邱

濬字仲深瓊山人上書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賢善之獻于朝詔錄示諸將諸將多主其說欲

邱濬用驅用困兩策其說雖似可行但猺獞嘯聚無不據險為巢潛行抄掠利則競往而敗則深匿出沒所以不常且叢箐密

箐道路崎嶇驅之則首尾難知困之則飈突無定勢將何以取勝自不若韓雍搗其心腹以靖根株之為得算也第濬以粵人言粵事何至不諳時勢乃爾觀所云在東者宜驅在西者宜困豈亦未免有私其鄉曲移禍鄰疆之見耶

分兵兩廣韓雍曰不然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敗也大藤峽賊之巢穴我以前師搗之心腹既潰餘迎刃解耳趙輔知雍才足辦賊軍謀一聽於雍雍乃倍道馳全州（汪見前）破陽洞叛苗又自桂林破脩仁（唐縣令屬平樂府）荔浦（漢縣令亦屬平樂府）諸賊尋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伏道左願為嚮導雍見即罵曰賊敢紿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愕既縛袖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刳腸胃分掛林箐間纍纍相屬賊大驚曰韓公天神也）雍督諸軍水陸並進連破山南石門林峒古營諸巢焚其室廬積聚

賊皆奔潰追躡至九層崖在大藤峽北等山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寨生擒賊渠侯大狗及其黨七百餘人斬首三千二百有奇墜溺死者不可勝紀先是峽中大藤晝沈夜見賊以為神及是雍用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捷聞帝賜勅嘉勞召輔還封武靖伯雍進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明年餘賊鄭昂等攻陷洛容北流諸縣流刦至廣東境雍發兵撲滅之洛容唐縣今屬柳州府北流隋縣今屬鬱林州

丙戌二年春三月遣右都督李震南陽人討靖州苗破之

湖廣靖州銅鼓五開武崗注俱見前等苗為患廵撫王儉不能討乃以命震震督諸軍由銅鼓天柱明守禦所後改縣今縣屬貴州鎮遠府諸境分道入破八百餘寨又大破猺獞于桂陽威名著西南苗獠畏慴呼為金牌李

南畿大饑

發淮徐倉米四十萬石賑之

夏五月李賢以父喪起復脩撰羅倫字彛正吉安永豐人疏諫貶

福建市舶司副提舉百官志市舶司掌海外諸番朝貢市易之事提舉秩從五品副提舉

從六品

賢丁父憂令馳驛歸葬即還視事賢再疏乞終制不許及還京脩撰羅倫詣賢沮之不聽倫遂上疏諫畧曰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陛下以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且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而口實可言或降溫旨使賢于天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于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又何必逆先王之禮經捐大臣之名節哉疏入黜為福建市舶

李賢在英宗朝相業爛有可觀

副提舉王翱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何可效之竟不從（後賢卒商輅復入閣以為請倫始復官尋乞歸以金牛山人跡罕至築室讀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稱為一峰先生久之卒嘉靖中贈左諭德謚文毅　金牛山在吉安府萬安縣南）

秋七月封弟見治（英宗第八子）為沂王（未之藩薨）見沛（英宗第九子）徽王（後之藩鈞州）

冬十二月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謚文達）

閣臣得君自三楊以後無如賢者而賢亦自以受知

而于景泰時則浮沈自全亳無豎立即所陳中興正本十策乃無一語救勸尊親之得謂之矣心精白況由郎署受知超擢竟不能以讜言正道力諫酬知其負景泰實甚不特著書過詆之足滋物議也

人主所言無不盡及是卒帝震悼贈太師賢常言內帑餘財不以賑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于土木禱祠聲色以故頻請發帑賑貸恤邊前後不可勝計故事方面官三品大臣保舉行之既久營競成風賢令吏部每缺舉二人請帝簡用並推之例始此當時翕然稱為賢相然自郎署受知景泰帝超擢侍郎而所著書詆帝荒淫多過其實而其抑葉盛擠岳正不救羅倫尤為世所惜云

以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預機務

李賢既卒故有是命定之以文學名一時嘗有中旨命元宵詩內使却立以俟據案伸紙立成七言絕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筆不停書人咸服其敏捷云

鎮守開原太監韋朗有罪赦不問

時内侍梁芳韋興謟事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錢能韋眷王敬鄭忠等爭假採辦名先後出監大鎮皆縱恣帝以妃故不問也朗鎮開原坐失律當逮治其同官鎮守太監李良上言昔武侯失律街亭斬馬謖喪師西夏兵家之常未嘗以一眚遂棄朗請戴罪立功兵部議勿許内批允之

丁亥　三年春二月丁酉朔日食

瑪拉噶三上書求貢許之

時韃靼諸部内爭保喇弑蒙古勒克呼青吉斯瑪拉噶殺保喇更立他汗（史無名）阿勒楚爾復與瑪拉噶仇殺瑪拉噶殺其所立汗遂阿勒楚爾使使入貢尋渡河掠大同帝命撫寧侯朱永等征之會瑪拉噶再乞通貢而别部長額羅鼐（舊作孛魯乃今改後仿此）亦遣人入京帝許之詔永等駐軍塞上（給事中程萬里上言瑪拉噶窺伺邊疆其情叵測然臣度具有可敗者三近我邊地止二三日程縱容我主一也無并諸部馳驅不息既驕且疲二也比來散逐水

君臣日對時咨政務必有實蹟經筵進講已屬具文至詔旨賜饌及叩謝山呼循例數言即謂有當于勤政斯已鄙矣劉定之請亦欲去其縟文耳史氏遂謂

革部落四分兵力不一三也宜選精兵一萬統以驍將使探瑪拉噶所在潛師擣之破可必也帝壯其言而不能用

御經筵

故事經筵講畢辭退帝必口宣賜酒饌閣臣講官並承旨叩謝出及是劉定之請以例賜毋煩玉音自是君臣之間無一辭相接時咸以定之異順為過云

三月召商輅復入內閣

驛召至京以故官入閣

無一辭相接以巽順答定之難云變禮存羊而當時君臣之睽隔政務之叢脞亦可見矣

夏四月四川地震

四川自去年六月至於是月地三百七十五震動所在官吏脩省遣使祭其山川

雷震南京午門詔羣臣脩省

言官劾罷戶部尚書張睿南京禮部侍郎俞綱等于是陳文彭時商輅劉定之姚夔（字大章桐廬人）並乞免上皆慰留

六月遣襄城伯李瑾（隆之子）尚書程信等討四川山都掌

蠻今四川叙州府興文縣本西南蠻地名大壩都掌元置戎州明降為縣後又改縣曰興文即今縣是也通志蠻有山都六鄉水都四鄉而山都尤為縱悍叛服不常山都掌蠻叛陷合江注見前等九縣朝議大發兵討之以瑾佩將軍印充總兵官信進尚書信先為兵部侍郎提督軍務師至永寧明宣撫司今改縣為叙永廳治分道進斫向克捷先後焚賊寨二千斬首三千有奇獲鎧仗孳畜無算又討平九姓苗明史地理志永寧有九姓長官司地今在叙永廳界之不奉化者改大壩為太平川長官司今廢為大壩營在叙永廳西北分都掌地

設官建治山都水都分地以治控制之師還瑾進為侯信亦進秩兼大理卿與白圭同涖兵部

秋八月增江西督賦官

巡按御史趙敔言江西賦繁官少催徵不力逋負者多請增設司府佐貳官俾專督理乃增布政使參政一南昌吉安撫袁臨江饒瑞七府同知各一

冬十二月杖謫翰林院編修章懋字德懋蘭谿人黄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檢討莊㫕字孔暘江浦人

以明年上元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奉懋仲昭晁同疏進諫畧曰今川廣未靖遼左多虞三楚豫章赤地千里正陛下宵旰焦勞之日不宜更耽宴樂至翰林以論思為職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曰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魯以陳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詞非仁義之言乞停止烟火移此視聽明目達聰省此貲財賑饑恤困則災祲可銷太平可致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責懋等妄言杖之謫懋仲昭知縣晁通判時以懋等與羅倫同稱翰林四諫懋等在道以言官論救懋仲昭改南京大理評事晁改南京行人司副

戊子四年春三月禁勲戚請民田夏四月慶雲伯周壽昌平

人周太后弟求涿州田許之

先是番僧扎實巴勒舊作劄實巴今改乞靜海地為常住田

嘉善公主英宗女下嫁王增求文安地數百頃德王請壽張地四千餘頃皆予之給事中邱弘字寬叔上杭人等言洪武永樂年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聽民開墾永不科稅邇者權豪怙勢率指為閑田奏乞至數十百頃夫地踰百頃古者百家恒產也豈可徇一人之私而奪百家恒産帝然之詔自今請乞皆不許扎實巴勒等

所乞還之於民未幾壽以太后弟冒禁求琢州田六十餘頃帝不得已許之自是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壽弟或求武强武邑地六百餘頃皆予之給事中李森字時茂歷城人疏諫不省

加番僧封號

西僧札巴置勒木燦舊作劄巴堅參今改以祕密教進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其徒封國

師錫誥命者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
檈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其他羽流加號真人高士
者亦盈都下而佞倖由玆進矣

陳文卒

文素以才自許在外頗著績效及居宫端行事鄙猥
既參大政無所建明子弟家人大通賄賂羅倫論李
賢奪情文内媿文為詹事時方丁母憂陰助賢逐倫益為時論
所鄙

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諡孝莊皇后　九月葬孝莊皇后

初英宗大漸遺命曰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我同葬方英宗北狩后傾中宮貲佐迎駕夜哀泣籲天倦即卧地損一股以哭泣復損一目及在南宮英宗不自得后曲慰解故遺命如是大學士李賢退而書之册及營裕陵賢請營三壙中旨不可事遂寢至是周太后不欲后合葬帝名大臣議彭時曰合葬裕陵主祔廟定禮也翌日又問時對如前帝曰朕豈不知慮他日妨母后耳時與商輅劉定之合辭言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心

天子之孝自與常人不同且常人尚有幾諫之義而不徒以從順為孝况宗廟社稷之所繫乎

為心令若安厝于左而虚右以待將来則兩全其美矣帝頷之是夕時等復疏言漢文帝尊生母薄太后而呂后仍葬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章獻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廟之制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譏来葉下禮官及羣臣集議皆請如時言帝曰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其議别卜明日廷臣百四十七人並上疏諫又明日禮部尚書姚夔合諸大臣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皇上當守祖宗成法豈可阿順母

憲宗徇母后私意以致羣臣哭諫不成國體卒之仍從衆議徒顯母后之過又安得謂之孝乎至于反汗賜外戚田乃其過之小者益不足論矣

后顯違前典帝猶豫未決給事中毛弘字士廣鄞人倡言此大事吾輩當以死爭合羣臣伏哭文華門外帝命退衆叩頭曰不得旨不敢退自巳至申帝與太后皆感動乃許之羣臣呼萬歲出

冬十一月都督劉玉字仲璽磁州人副都御史項忠討開城今平涼府固原州明初為開城縣叛酋滿俊平之

滿俊亦名滿四其祖自洪武初即率所部歸附世以千戶畜牧為雄長仍其故俗無科徭地在開城縣固

原里俊素獷悍藏匿奸盜會有獄辭連俊有司跡捕至其家多要索遂激衆為亂據石城在固原州西北石城即唐吐蕃石堡城在山巔四壁削立惟一徑可緣而上最稱險固官軍討之屢為所敗不數月衆至數萬關中震動乃以王玉為平虜副將軍忠總督軍務討之既抵石城前軍已屢敗賊乘勝逐之玉中流矢被圍衆欲退忠斬一千户以徇親當矢石不少避玉得出復連戰數十賊大衄會天寒甚忠慮賊乘凍渡河與套

寇合乃督兵直薄城下列圍困之有賊夜出汲被獲忠貫其死賜之金帶鈎縱歸使誘俊出戰伏兵擒馬賊盡殲於是毀石城送俊京師伏誅

己丑五年夏五月以禮部侍郎萬安字循吉眉州人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安由編修累遷禮部左侍郎外寛而中深同年生詹事李泰中官永昌養子也幼少於安安兄事之得其歡泰每當遷必推安出已上至是議簡閣臣復推安

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閤而泰忽暴病死安無學術既柄用惟日事請託結諸閹為内援時萬貴妃寵冠後宫安使内使致殷勤自稱子姪行妃嘗自媿無門閥聞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數過安家兩家婦女日相往來通妻著籍禁中恣出入安得備知宫中動静益自固

六月癸丑朔日食

秋八月吏部侍郎兼學士劉定之卒諡文安

下刑部郎中彭韶字鳳儀莆田人監察御史季琮于獄

太后弟周彧奏乞武強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為

閑田彧已乞二縣地六百頃此又欲于其外籍民田也帝遣官按視皆民所

墾闢輸賦者因據籍步之每畝百步餘沒入為閑田

得七十餘頃彧不滿復言于帝改命韶琮覆視韶琮

往不復步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

時許民墾種即為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

家與國咸休豈當與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

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琮方命下詔獄言官爭論救乃釋

冬十一月起復韓雍總督兩廣

先是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於東西各設巡撫帝可之而命雍總理軍事未幾雍以憂歸賊復熾僉事陶魯字自强鬱林人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賊入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匝月未決以是賊得大肆刼掠乞仍命大臣一人總之庶事權歸

一而責有所歸乃起雍為總督開府梧州

庚寅六年春二月遣使分巡州郡

兵部尚書白圭等言陜西屢遭寇掠川廣盜攘未息疫癘行於閩越災異見於淮南兩畿齊豫雨雪愆期二麥槁死荊襄流民動數十萬姦盜由之乞簡大臣循行天下便宜興革于是遣大理寺少卿宋旻浙江淳安人侍郎曾翬字時叔泰和人原傑字子英陽城人黄琮副都御史滕昭巡視畿南大名諸府浙江河南四川福建勅遣之奏斥

貪殘吏甚衆（其南直隸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荊襄兩廣貴州有巡按者江西有撫民按察使者及雲南多土官皆不遣使責所在司恤民察吏）

三月命撫寧侯朱永都御史王越（字世昌濬人）等禦敵延綏先是瑪拉噶雖求貢而屢犯延綏守將許寧（字志道貴之子）擊退之（事在四年）尋復糾三衛入寇榆林大擾大同巡撫王越遣寧及楊信等連敗之（事在五年）至是頗羅鼐與阿勒楚爾合別部伽嘉色凌（舊作乩加思蘭）博勒呼（舊作孛羅忽今並改）亦入據河套伽嘉色凌舊居土魯番（在哈密西今屬闢展其東為火

州即唐高昌縣又東為柳陳即唐柳中縣其西有交河即唐交河縣治天順間嘗遣使朝貢朝廷使往撫諭之已乃稍引而東與諸部相雄長遂竊入套中為久遠計延綏告急帝命永為將軍以越參贊軍務往禦之永至數以捷聞越等皆論功陞賞而敵據套自如既而帝以兵部尚書白圭言命廷議大發兵搜套乃以武靖侯趙輔為將軍節制諸路王越仍督師敵大入延綏輔不能禦未幾召還以寧晉伯劉聚代之聚亦未有功而瑪拉噶順羅羅稍衰敗伽嘉色凌縶殺阿勒楚爾結元裔們都埒居套中稱漢伽嘉色凌為太師事在八年按們都埒舊作滿都魯今改後做此

憲宗偏寵萬妃任其妬毒而不能檢制幾成災剝燕啄之禍矣

夏四月旱

北畿山東河南大旱陝西四川山西兩廣雲南並饑

六月戊申朔日食

大水

順天河間永平諸府大水時旱澇相仍民食草木幾盡從吏部尚書姚夔請遣使賑恤

秋七月皇子（即孝宗）生於西內

皇子母紀氏賀縣人本土官女征蠻俘入掖庭警敏

關實無可辭責但宮闈事祕流傳又豈可盡憑如所稱後宮有娠皆遭擠害則此前之祐極生於成化五年何獨無恙且其何察必嚴又何獨于紀妃得以病居相蒙而宮婢鉤治亦肯代為容隱至皇子既生即使張敏溺斃敏總欲顯救亦必潛匿外庭

通文字命守內藏時萬貴妃專寵而妒後宮有娠者皆墮之帝偶行內藏妃應對稱旨悅幸之遂有娠萬貴妃知而恚甚命婢鉤治之婢謬報曰病痞乃謫居安樂堂久之皇子生使門監張敏（同安人）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密藏之他室貴妃日伺無所得（時吳后廢居西內近安樂堂密知其事往來哺養帝與妃不知也）

辛卯 七年春正月以余子俊（字子英青神人）巡撫延綏

時寇數入邊兵部尚書白圭請罷延綏巡撫王銳（還安）

密為保育又安敗仍留附近安樂堂之他室吳后復往來哺養竟不意萬妃之稍有知覺乎且祐極故在西掖之驚孺上未有子出於何意且祐極旋即立儲又豈能隱祕不使萬妃知之紀載家傳聞異辭往往從而緣飾不足深信若類此多矣

人推陝西布政余子俊代之先是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宋砦元為縣今屬綏德州）吳堡（亦宋砦元為縣今屬葭州）孤懸鎮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子俊既至乃徙鎮榆林增益兵衛攻守器畢具榆林遂為重鎮寇抄漸稀軍民得安耕牧

始立漕粟長運法

初宣德閒從平江伯陳瑄請立兑運法（事具前）至是應天巡撫滕昭又變為長運令運軍徑赴江南水次交

兑曰改兑加耗外復石增米一斗後數年命淮徐臨

德四倉之米悉改水次交兑而官軍長運遂為定制

二月增設蕪湖荆州杭州鈔關

初抽分竹木止取鈔後易以銀

冬十月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督河道

英宗初命官督漕分濟寧南北為二侍郎鄭辰字文樞浙

江西人治其南副都御史賈諒字子信嶧縣人治其北至是河

道淤塞廷議分漕河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為

三道各委曹郎及監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一人總理其事于是始命恕為總河

十一月立子祐極為皇太子柏賢妃出

祐極以五年四月生至是立為太子明年二月卒謚悼恭傳者謂萬貴妃害之也

十二月彗星犯紫微

光長竟天正晝猶見帝避正殿撤樂勑羣臣修省條時政得失彗至明年正月乃滅

明世人主之不見羣臣大抵由于宦竪壅閼彭時等方請召對而中官即以初見未洽為言盖隱慮其瀆論數陳而預為防制時等情意本未孚合遂不覺為其所紿雖進見而僅以膚詞了事則又何貴乎力請也且時輅

見閣臣于文華殿

彗星久見羣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中官約以御殿日召對且曰初見時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武臣不免觖望乞如舊便帝可之萬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朝臣曰若輩嘗言不及時召見及見止知

如果前席據誠何至不能動聽萬安資次在後豈得越衆徑退即使叩頭欲出而奏對未畢又何妨少留乃竟相率借辭徒貽訕笑迨其後萬歲閣老之語安反借以譏斥彭時亦由其碌碌無所建白耳

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帝自是不復召見大臣其後尹直入閣欲請見計事安止之曰君不聞彭公邪請召對一語不合輒叩頭呼萬歲令吾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聞之上無不允者勝面對多矣

壬辰八年春二月預征山西河南陜西明年賦

時議發兵搜套事見前于是內地騷然兵科給事中梁璟字廷英崞縣人言山西預征草豆每夫科銀或至二十兩歲旱民饑逃亡載路太原一縣五月內已有三百八十餘家人心駭懼乞發帑補買以甦民困事下戶部

議格不行

夏四月旱

京畿連月不雨運河水涸

五月占城遣使告難

占城自洪武二年遣使奉表入貢代若茶順前年安南國王黎灝攻破占城擄其王盤羅茶全王弟盤羅茶悅逃山中遣使告難兵部言安南并吞與國若不為處分非惟失占城歸附之心亦恐啟安南跋扈之

志宜遣官齎敕宣諭還其國王及家屬帝慮安南逆命欲俟其貢使至賜敕責之至是以盤羅茶悅請封命遣給事中陳俊俊明史作俊按同時有兩陳俊一為戶部侍郎一即此等齎詔往而占城已為黎灝所據不克入

秋南畿浙江大水

癸巳九年春正月土魯番據哈密

初哈密忠順王布拉噶舊作卜列革今改卒無子王母主國事伽嘉色凌見哈密無主乘隙侵掠謀據其地成化

二年其頭目奏請以都督同知巴圖穆爾（舊作巴塔木兒今改後仿此）襲封王爵詞極哀切帝乃擢巴圖穆爾為都督攝行國王事又卒其子哈商（舊作罕慎今改後仿此）請襲都督帝許之而不命其主國事政令無所出時土魯番酋阿里（舊作阿力今改後仿此）自稱蘇勒坦（舊作速檀今改）乘機襲破哈密城虜王母及金印去留其妹婿伊蘭（舊作牙蘭今改後仿此）鎮之兵部言哈密實西域咽喉棄而不救恐亦斥蒙古苦峪（城名今在西安府淵泉縣東南）沙州等亦為所脅則我之藩籬

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使套寇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矣乃遣都督同知李文學通政劉文(四川榮縣人)往甘肅經略文學檄哈商及赤斤罕東默克埒(番部名在哈密北舊作乜克力今改後仿此)諸部集兵進討

三月畿南山東大饑民相食

山東境內忽黑暗如夜又大饑死者相枕藉骼無餘

㫖乃命免今年租

夏四月辛酉朔日食

中官索賄無饜輒敢杖殺指揮實為目無國法即云以公事加杖亦非政體所宜指揮職分雖微究屬朝廷一命豈涓人所得

閱武臣騎射

帝以武備廢弛乃御西苑命將官騎射黜指揮李勝等四十六人已而重閱西苑罷定襄伯郭嵩（登之子）等四人

秋九月鎮守浙江太監李義殺指揮馬璋不問

義至寧波指揮馬璋饋白金二十兩意不慊遂杖殺之璋母訟于朝上命義自陳言因公事杖璋璋病死非斃杖也帝命宥之

肆其箠撻明代寵任閹官假以事權鎮守之設已爲蠹民病國憲宗于此尚漏徇情縱宥何以示懲警而振紀綱無怪若輩之日益恣橫釀成奸弊而不可復遏也

總督延綏軍務王越襲寇于紅鹽池（在榆林府西北與寧夏府接界）破之

自成化初以來邊患日熾至是們都埒博勒呼伽嘉色凌大舉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諸邑總督延綏軍務王越策寇盡銳西出而不備東偏乃率總兵官許寧遊擊將軍周玉（字廷璧滁人）各將兵四千六百人從榆林紅兒山（在榆林府北）出境晝夜兼行涉白鹽灘（即白鹽池在定邊縣西北）北又百餘里探知賊老弱俱在紅鹽池乃分兵爲十覆而身率寧玉張兩翼直薄其營伏兵又從後

夾擊大破之焚其廬帳而還及寇飽掠歸則妻子畜
産已蕩盡相對痛哭自是遠徙北去不復居河套間
盜邊不敢大入亦數遣使通貢西陲得息肩者數年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五